

行善最樂

當自己的貴人

因爲更年期的關係，我的婦科出了點狀況，失血滿嚴重。民國九十四年的五月二十三日血色素降到了七·八，醫生叫我馬上住院輸血，到了六月十一日時，又降到了七·八，只好又住院輸血。在用盡了所有的方法之後，醫生決定摘除子宮，越快越好。身爲一個通靈人，自己生病了，該怎麼辦呢？我沒有問老天爺我該怎麼做，相反的，我選擇相信人世間的菩薩——醫生，於是選擇在六月十九日住院，六月二十日開刀。

有讀者告訴我，她用腹腔鏡的方式摘除子宮，還順便做了重建工作，手術共進行了兩個鐘頭。我把這種情形告訴醫生：「我要拿掉子宮，也要做內部的重建。」

醫生笑著說：「妳曾經剖腹生過小孩，可能會有沾黏的現象，不見得可以用腹腔鏡的方法。手術時，我會先開個洞看看再做決定。如果不用腹腔鏡，那麼就得像剖腹生產那樣，開個一長條。至於內部的重建？放心好了，都會做的！」

我也笑著對他說：「反正我乖乖地躺在手術檯上，被麻醉藥一弄，什麼都不知道，要剛要宰隨你便，反正刀子就在你手上，要橫切或縱剖都沒有關係。如果有問題的話，記得把我的腦袋瓜拿來做實驗。」（他知道我是誰，而他呢？目前還是醫學工程系的博士班生）

他笑得更開心了：「手術失敗了，就是黃泉路上我和妳，反正我們兩個年紀差不多，早晚會碰頭的。」

開刀前我又提醒醫生說：「要怎麼做，你就自己看著辦吧！萬一出問題，沒關係！反正我隨身帶著大體捐贈卡。別忘了！一定要記得把我的腦袋瓜拿來做實驗，我的腦袋瓜不拿來做實驗實在是太可惜了。」

「我是七點二十分推進手術房的，大概是七點半上麻醉藥。請問幾點鐘時，手術就完成了呢？」開刀後的第三天，我問醫生。

「嗯嗯，大概九點出頭時，就已經做得差不多了。」

「啊！那麼快呀！」

「虧妳信得過我，所以才會那麼快！」

「什麼意思，我怎麼會信不過你呢？」

「本來七點半是第一床，就是妳這個病例，沒想到突然插進來七點鐘有一床要開刀，於是是一大堆實習醫師、住院醫師、總醫師等人統統跑到那一床去。」

「等我要開始時，才發現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和兩個護士。平常，我還得要帶學生，因為我們自己也都是前輩訓練出來的，傳承本來就是要一代傳一代，但是，時間實在是太湊巧了，所有的人都到七點鐘的那一床，於是，我只好自己來。還好，我曾經待過外科三年，麻醉科二年，又參加過非洲醫療團，專門負責婦產科，另外我也在中途之家負責未婚媽媽的生產，也做了十八年，所以，婦產科的經驗還算可以。只是很可惜，我這一套到現在還沒有學生學會。後來，都弄得差不多了，那一大票人過來了，看我一個人

在處理，問我：『只有你自己一個人，你怎麼不會怕呢？』我就告訴他們：『因為上帝與我同在！』」

他笑得好開心，還特別交代：「妳一定要多休息一陣子！不要看外面這個樣子，裡面可是個大手術！」

出院的那天早上，出問題了。護士問我，我能看看妳的傷口嗎？我很大方露出我的……。

「咦！只有一個洞嗎？」

「對啊！就只有這一個傷口啊！」

「妳下面沒有任何的傷口嗎？」

「沒有啊！只有會陰的地方縫了一針而已！那不礙事的！」

「喔！」護士一臉疑惑地走了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總醫師來了，想替我拆線。

「咦！只有這裡嗎？」

「對啊！就只有這裡！」

「妳確定妳下面沒有傷口？」

「沒有啊！」

「我看看！」怎麼辦呢？又能怎麼辦？把褲子往下脫一點讓他看個夠。

「喔！」

這是怎麼一回事啊！我是個好奇寶寶，問啊問的，終於有了答案。我才想起來，那個好心的高雄讀者在台北聯經座談會時曾這麼說過：「利用腹腔鏡，只要開三個小洞就可以了，不用開十公分那麼長一條。」

我呢？陰錯陽差的，其他的醫師都不見了，只剩我的主治大夫，於是乎，有二十年婦產科經驗的他，完全自己動手。結果呢？他只在我的肚臍眼正下方，開了一個只須縫兩針的小洞。就這麼一個洞而已！

事後，醫生很後悔。後悔什麼呢？「我應該在手術前，先把妳的大腦貼上一大堆測量腦波的線路，然後再把妳麻醉，看看在麻醉的狀況下，妳的大腦會呈現什麼樣的反應。也許，在目前還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，可是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只要把資料留給後面的人，也許以後的人就可以找出真正的原因。大家應該好好地坐在一起探討問題，要知道群體

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，不要老是守著獨家秘方，老是想著成功一定要落在自己的手上。如果沒有前人的播種，哪有後人乘涼的樹蔭！」

六月三十日回醫院複診。醫生先爲我內診，我還告訴他，我把開刀的故事貼在網路上。可愛的醫生又懊惱了：「唉！沒有趁妳麻醉時做腦波實驗，實在很可惜！」邊說邊隨手翻閱那一大疊的病歷，並且讓我看一張被切除子宮的彩色相片。突然，他臉上的表情開始有了變化……。

「妳怎麼會這麼幸運呢？」短短幾分鐘內，他講了四次，神情激動到把頭趴在桌面上，用手指頭拚命敲打著桌面。原來病理報告上寫著——有子宮內膜癌初期的現象。

「看起來並沒有擴散的情形發生。」

「妳知道嗎？通常知道有子宮內膜癌時，大部分都已是第三期了，並且這種內膜癌做子宮頸抹片是檢查不出來的。妳怎麼會這麼幸運呢？」

「對了，本來我還想等十月份從美國開完座談會回來再開刀的。」

「再等三個月，那時候，不但子宮、卵巢、輸卵管都要整個拿掉，還不保證不會出問題的。那時候再開刀，問題可就大了！妳怎麼會這麼幸運呢？大概平常有做好事的關

係吧！」

「也許吧！也許平日多多少少會做點好事，所以才會這麼幸運。」

醫生不放心，他讓我再做一些檢查，例如抽血、磁共振影……。

回到家，我把病理報告拿給孩子，請他們爲我翻譯。

「媽！妳怎麼會這麼幸運呢？」

有人說：「妳爲什麼要把自己的病情攤在網路呢？讓那些反對妳的人利用來攻擊妳，說妳是遭天譴。」

我答：「我不怕被別人攻擊，我只希望藉由我的病例讓更多的網友、讀者關心自己，也關心家中其他女性。」

一位女醫師網友說：「我有話要說，伶姬這次可以化險爲夷，主要是伶姬她——聽醫師的話。因爲醫師說，開刀越快越好，不要拖。她自己以身作則，她做到書上說的——勸戒大家如果身體有病，要看正牌的醫師，要聽醫師的話。所以結果是如此的甜美。願大家保重自己身體，向伶姬看齊！唯有積極正面的面對生命中的每一項事物，才有可能『因禍得福』，不是嗎？」

七月二十一日開刀滿月，廖醫師說：「健保局抽驗，查到妳這個病例，他們認為是不是醫院有作假，否則怎麼會這麼幸運，妳的子宮內膜癌居然在零期時發現，還有，他們還問爲什妳要住院三次呢？就連我們醫院的檢驗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。沒關係！要查儘管來查，反正一切都有紀錄，完全沒有造假。」

「當懷疑有子宮內膜癌時，正常程序是怎麼處理的呢？」好奇的本性又來了。

「先從子宮內膜做切片檢查，如果查出有癌細胞，那麼通常會連同外科醫生一起會診，把腹腔打開，然後子宮、卵巢、大、小腸、盲腸、淋巴等等，都得好好檢查一番，那時候就不會是小小兩公分的傷口而已。」

做善事

年約三十出頭的女孩。

爲什麼說是女孩呢？因爲她開口的第一個問題是：「我想知道我爸爸的身體。」如果是結了婚的女人，通常第一個問題是：「我和我先生的關係。」就像有女人這麼問我：「我想知道我和我兒子爸爸的關係。」什麼啊？各位聽懂她說的話嗎？很簡單！來問事者不是第三者就是未婚懷孕。

對了！先插播另一個話題！這是我最近和聯經出版公司舉辦全省巡迴座談會時所碰到的案例。很多人都知道我常常鼓勵大家做善事，也有很多人告訴我他們做了很多善事，問題是「善事」的定義是什麼呢？

「我都會把家裡的舊衣服拿到回收的地方。」一個年約三十五歲的婦人告訴我。

「本來就應該這麼做的啊，怎麼可以說是善事呢？」

「可是我都有把衣服洗乾淨之後再送去回收啊！」她急了，因為她問「事業」的因果，而判斷一個人的事業是否能夠成功，就是根據當事者做善事的多寡、心態等等而決定的。

「把衣服洗乾淨那也是應該的啊！我覺得應該是妳要謝謝對方才是，因為他們提供了舊衣回收的機會，否則妳那些舊衣服要往哪裡送呢？說不定還得當成垃圾丟掉，如果不丟掉的話，家裡一定會弄得亂七八糟。那些舊衣服是你不要、不穿的，並不是因為對方需要才捐出來的。」

在台東的聯經座談會，有位未滿三十歲的女孩，大概一百七十公分高，長得很健康的樣子，她的問題也是問「事業」。同樣的，我問她做了什麼樣的善事。

「我都會替一些需要幫助的人解決問題。」

「那很好啊！妳的工作是什麼呢？」實在不簡單，這麼年輕就知道要幫助別人。

「我是社工人員。」

她這話一出，現場有好幾個人笑了出來。

「妳是社工人員，幫助別人解決問題是妳的工作啊！怎麼可以說是做善事呢？例如醫生或護士，他們一天到晚在救人，那也是他們的工作，而不是做善事，如果他們沒有盡力去救人，反而是怠忽職守。妳還有沒有做其他的善事呢？」

「有！我坐車時常常會讓座給老弱婦孺。」又有人笑出來了。

「那也是應該的，怎麼會說是做善事呢？」

「可是現在有很多人都不會這麼做啊！」

是啊！她說的有錯嗎？錯的大概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。不管是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還是社會教育都出了問題。父母把教育的問題推給學校，學校把教育的問題推給教改，教改推給政治……。到底是誰的錯呢？我的答案是：「統統有錯！統統不認錯！」

有人說，「爲善不欲人知」是最棒的，也才最有功德。於是，捐款人多出了一大堆的「無名氏」。請問這些人的「出發點」又是什麼呢？是真的「有心」還是爲了「最有功德」。

有些人，雖然口口聲聲告訴人家他捐了多少多少，捐款時也都會清清楚楚的註明自己是誰。想想看，他的「出發點」又是什麼呢？別人如何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自己

的出發點：

1. 希望受款單位開出正式的收據給我，我可以抵稅。

2. 希望受款單位清楚作帳，這筆捐款的來路與去向都可以在帳面上清楚的查到，我可不想阻礙對方的成長，我可不想讓自己的無名捐款，被對方「吃了」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）。

3. 以前，我會悄悄做，後來，懂了因果之後，我會嚷嚷做。因為，不管有沒有記名，黑盒子都一樣會有紀錄。

4. 一般人常會有「輸人不輸陣」的心理，如果我的嚷嚷做，會讓人「刺目」（台語發音），讓人「不爽」，這些人爲了扳回一點面子問題，也「被迫」跟著捐錢給「需要的人」，那我爲什麼不嚷嚷做呢？

5. 如果我的嚷嚷做，真的可以把「有心人」的慈悲心、智慧心喚醒，那何「樂」不爲呢？

不聚財

她五十七歲，未婚。

「我要問我的財運，因為它困擾我好幾十年了。」

常常聽到有人這麼說：「我被那個算命的騙了！」其實不要怪算命的，有時候並不是算命的想要騙你，而是你自己在製造機會給他。如果在算命時，你能夠少說一些話，我想你被騙的機會，就會相對減少許多，因為對方想從你口中套出實情，還不是那麼容易。可是，有些算命的會這麼講：「如果你的誠意不夠，沒有辦法完全信任我，菩薩是不會幫你忙的！」是啊！這是問事者最怕的事——就怕菩薩不理他，不幫他！於是乖乖地把實際的情形一五一十給說出來了。

這位女士只講了一句話，我們多少就可以猜到她的財運出了問題，我只要隨便編個

因果故事，說她在過去世是小偷或是強盜，所以這一世不容易賺到錢；也可以說，她倒了別人很多會錢或是借錢不還，所以這一世是要來還錢的；也可以說，她在過去世都沒有做善事，所以這一世碰到金錢的難關，也不會出現貴人來幫她的忙……。

反正，只要會套用因果的運作模式，那麼就算我不調資料，憑著「編出來」的因果故事，也可以把她哄得服服貼貼，還到處說：「伶姬真的算得好準喔！」

各位，如果你來找我問事，記得一件事，在剛開始時，不要話說太多，因為話一多，就會把答案洩漏出來，不但你無法印證我說的因果準不準，也會讓我覺得沒有成就感。爲了你，爲了我，希望你能夠在我「印證」因果故事之後，再告訴我這一世的實際情形，然後我才能夠根據實際情形提供建議給你。如果我都沒有辦法「印證」某些事情，我這個通靈人值得你信賴嗎？

扯太遠了！沒辦法，我之所以願意曝光（卻得承受沒有隱私的生活），一來是爲了推廣因果觀念，二來就是爲了推翻迷信。

畫面是這樣的——在山頂上有一座寺廟，只有一條由石塊堆疊而成的石梯路可以到達。有個男士，穿著不錯，雙手抱著一包用白色絲綢包裹的東西，體積差不多就像一架

烤兩片土司大小的小烤箱。他從山下往上走，想到寺廟去。就在快到寺廟的山門前，有好幾十個穿著破破爛爛的乞丐，靜靜地排在石梯的兩旁，手裡各捧著一個破碗，一身疲憊地向這位男士磕頭乞討。其實他們的身分應該說是難民才對，因為鄰村發生災荒，已經無法再繼續生活下去，於是全村大大小小只好攜家帶眷地往外地去討生活。一大群人走呀走的，終於來到了這附近，然而可以暫時解決生活困境的最佳方式就是乞討。這些人有老有少，有的一看就是一家人的模樣……。

男士包包裡裝的是什麼東西？全都是錢！原來他是當地的首富，常常會拿錢供養師父或捐錢給寺廟。一如往常，這天他又拿著錢想捐給寺廟，可是山門口卻出現這麼多乞討的難民，這些難民知道他是當地的首富，一個個流露出羨慕與期待的眼神。男士知道這些人的故鄉發生災荒……，可是，他低著頭，倉促地從他們面前快速通過，又回過頭多瞧了他們幾眼。這當中他一直用雙手把那包錢抱得緊緊的，就像怕被人搶了一樣。

畫面很簡單，為什麼故事寫起來卻這麼長呢？我的目的就是想讓各位讀者學會——如何從因果故事中去注意細節，並且推測——如果有這個「因」，可能會有什麼樣的「果」。好！先請各位讀者動腦想想看，如果換成你是我，該如何回答問事者的「財運」問題，

才可以得到「這一世的印證」呢？

首先，我在白紙上寫了三個字「不聚財」，字才剛寫完，她就拚命說：「對！我就是這樣，不管賺多少錢都沒有辦法存錢。這種現象困擾我很多年了。」

接下去，我把看到的畫面畫出來，說出前面的因果故事……。接著，就是我的分析。想想看，那些逃難的鄰村災民很可憐吧！雖然妳很清楚他們並不是騙人的乞丐，更何況還有很多是全家大小爲了三餐一起在乞討，可是妳仍舊把多餘的錢捐給寺廟，卻沒有幫助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災民。像這種情形，老天爺能夠說妳的不是嗎？當然不能！不幫助別人，不能說是「做錯事」，只能說是「沒有做好事」而已。

再想想看，如果廟裡的菩薩還需要我們凡人去幫助祂，請問誰才夠格當菩薩呢？如果師父和災民站在一起，請問該幫助誰呢？師父不是常勸徒弟們要慈悲爲懷嗎？妳怎麼沒有聽懂師父的話呢？

站在因果的立場又該如何看待呢？第一世，也許妳做了不少的善事，所以到了第二世，妳很有福報，擁有不少的財富。但是也許擔心自己的財富出了問題（越有錢的人往往越害怕失去財富），於是四處尋找如何能夠讓事業順利，家人平安的答案。後來，也

許受了某些影響，以為只要供養師父、捐獻給菩薩、贊助蓋廟宇……就可以「事事如意」！結果呢？把原先想幫助真正需要援助的人的金錢轉而投入了寺廟的功德箱。

慈悲的菩薩一定會希望妳把錢拿去幫助災民，既然妳沒有幫忙他們，菩薩也許會這麼想：「她不幫忙災民，也不是她的錯，只是很可惜！行善的機會就在眼前，她卻視而不見。還有，這一世送給她那麼多錢，一來，是她自己過去世累積下來的福報，二來，是希望藉由好心的她替我來幫助別人。沒想到……。唉！這一世享受完了，福報也用盡了！我看，我得另外找個好心人來替我行善！雖然她對我很好的，可是我卻無法把重任託付給她。這樣好了，她對我也不錯，我就讓她基本的生活不虞匱乏就是了。至於她的下一世呢？她自己看著辦吧！」

「老師，我告訴妳，平常我也有捐錢到慈濟、伊甸基金會等等，但是說白一點，都是在『插花』而已，跟我把錢拿到寺廟相比，那實在少得可憐。剛剛一開始妳畫出寺廟時，我嚇了一跳，因為在這一世裡，我的習性還是一模一樣，只要一有多餘的錢，我都會拿到廟裡去。」

「如果我一個月賺二十萬，到了月底我就花二十萬，如果賺兩萬，到了月底我也不